

新 中 學 文 庫

三 蘇 文

葉 玉 麟 選 註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一
舊

選註者
主編者

葉玉麟
王雲五
朱經農

學生國
學叢書

二二

蘇

文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生國學叢書編例

一、中學以上國文功課，重在課外閱讀，自力攻求，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惟重篇巨帙，釋解紛繁，得失互見。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貫散以成統，殊非時力所許。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本館鑒此，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

一、本叢書所收，均重要著作。略舉大凡：經部如詩、禮、春秋，史部如史、漢、五代。子部如莊、孟、荀、韓，並皆刊入，文辭則上溯漢、魏，下迄近代，詩歌則陶、謝、李、杜，均有單本，詞則多采五代、兩宋，曲則擷取元、明大家，傳奇、小說，亦選其英。

一、諸書選輯各篇，以足以表見其書，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爲準。其無關宏旨者，概從刪削。所選之篇類不省節，以免割裂之病。

一、諸書均爲分段落，作句讀，以便省覽。



一、諸書均有注釋。古籍異釋紛如，則采其較長者。

一、諸書較爲罕見之字，均注音切，並附注音字母，以便諷誦。

一、諸書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書概要，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不厭其詳。

一、編者識力有限，固陋在所難免。當世學人寵而教之，無不樂承。

緒言

宋孝宗御製蘇文忠文集贊序，稱其忠讜偉節，世無與儔，負恃豪峻，志行所學，遷流嶺海，文益瑰放，推許蓋極致。明茅鹿門則謂蘇氏父子，經術甚疎，特其文至耳。厥後方望溪亦從是說。朱竹垞曰：『北宋人惟蘇明允雜出縱橫之說，故其文在諸家中爲最下。』謬矣。惲子居曰：『明允自兵家縱橫家人，故其言縱厲，曾子固蘇子由，自儒家入，故其言溫而定。』皆一偏之論也。儲同人曰：『世謂眉山父子兄弟之文，逮子由而薄，唐宋諸大家，魁宏峻邁，不可方物之氣，逮子由而衰。』亦非真知子由者。李本甯則謂三蘇祖孟子南華，浸淫乎戰國，放浪秦漢，爲文紆徐而直，博辯以昭，無艱僊之狀，爲世宗尙，是說也，庶幾得之。

夫誦習古人之文，從數千百年後，臆斷其某者自某家出，皆皮傅之見也。士各有立身志道，根株經籍，弼中而發越，炳耀奇觀者，其用心之精微，人莫能喻也。世徒見明允好論兵事，故譏其習縱橫。然族譜引溫醇孝弟，辯姦論明晰邪正，其他合於賢聖人之誼者至多，不可謂非知道者。要之蘇氏父子，高文畸行，自有不朽者存，而子瞻子由，各不相襲，原本忠孝，鬱勃爲鴻篇，直謂胚胎名父，篤生雋倫，爲百代之燁光可也。章太炎先生，頃與余論古今作者，獨推明允爲豪傑之文，洵篤論也。

今選次三蘇文四十首，皆理道淵懿，文辭峻邁者，學人殫精專壹以求索其菁英焉，吾知其必有得也。

桐城葉玉麟序

例言

一、三蘇全集，卷帙浩繁，未易探討。自來選本，去取每多未當。本編於嘉祐東坡欒城三集中，擇其神理超妙，辭藻英發，格高而味醇者，共四十篇，彙爲一冊。

一、三蘇集，明清以來，向無註釋。今所選之文，附以音釋，俾初學易於誦讀。

一、本編所錄，先後次第，皆依本集。原集選本，字句間有不一，本編薈萃諸刊而參證之，務求其精當。

一、卷首錄宋史本傳，使讀者於三蘇言行，有所稽考。

一、選註綦難，不無訛謬，釐舉糾正，是所望於閱達。

三蘇文目錄

卷首

宋史老泉先生傳略	一
宋史東坡先生傳略	三
宋史穎濱先生傳略	五
老泉文	
六國 權書	一
項籍 權書	四
樂論	九
諫論上	一一

諫論下……………一九

管仲論……………二二

上韓樞密書……………二七

上歐陽內翰書……………三三

族譜引……………三九

木假山記……………四一

送石昌言使北引……………四三

仲兄文甫字說……………四六

名二子說……………四九

東坡文

前赤壁賦……………五一

後赤壁賦	五六
始皇論	五九
伊尹論	六二
留侯論	六五
論養士 <small>志林</small>	六九
論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small>志林</small>	七四
論項羽范增 <small>志林</small>	七八
策別訓兵旅三	八一
超然臺記	八五
石鐘山記	八九
方山子傳	九二

表忠觀碑……………九四

潮州韓文公廟碑……………一〇〇

徐州蓮花漏銘……………一〇七

文與可飛白贊……………一〇九

上王兵部書……………一一〇

答李廌書……………一一二

祭柳子玉文……………一一五

祭歐陽文忠公文……………一二七

穎濱文

上樞密韓太尉書……………一一九

武昌九曲亭記……………一二一

黃州快哉亭記	一一三
六國論	一二六
漢文帝論	一二八
君術策第五道	一三一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一三四

宋史老泉先生傳略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悉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修上其所著文二十一篇，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宰相韓琦奏于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年五十八。賜其家縑絹二百，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

宋史東坡先生傳略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生十年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母嘗讀東漢至范滂傳，軾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母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嘉祐二年，中乙科，歐陽修謂梅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攝開封推官，決斷精敏，會上元有旨市浙燈，軾密疏罷之。時言事者摘詩語以爲謗，安置黃州。軾幅巾芒履，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召還，尋除翰林學士，入對便殿，宣仁后謂之曰：『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泣，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出知杭州，時湖中葑積爲田，軾取葑田積於湖，築爲長隄，以通南北，隄成，

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隄。其去也，民皆畫像，飲食必祀，其有德於杭也。已貶惠州，居二年，泊然無介蒂，又貶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而獨與幼子過著書爲樂，若將終身焉。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世間樂事無復踰此。所著有唐書辨疑三十卷，論語說書傳，東坡等集。建中初卒常州，諡文忠。

宋史穎濱先生傳略

蘇轍，字子由，與兄同登進士，又同舉制科，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自紹聖後，以言忤旨，蔡京復用事，貶謫遷徙無虛日。晚築室於許，自號穎濱遺老，又號欒城。爲人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而有秀傑之氣，其高處幾與兄軾相逼。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文集諡文定。

三蘇文

老泉文

六國權書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

^{△△△}六國齊，楚，燕，趙，韓，魏。

[○]說文：『賂，遺也。』[△]韻會：『以財與人也。』

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①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②此言得之。

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③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

①暴音僕，（文×）曬也。

②古人云以下四句，見國策。

③嬴秦姓。

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

且燕趙處秦割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

○丹[△]燕太子丹。荆卿[△]卽荆軻。燕見秦且滅六國，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以樊於

期首，及燕督亢地圖，獻於秦，因襲刺秦王。軻刺秦王不中，王大怒，益發兵伐燕，大破之，遂圍薊。燕王

奔遼東，斬丹以獻秦。秦拔遼東，虜燕王，卒滅燕。○李[△]牧[△]趙北邊良將也。秦破趙，趙乃以李牧爲大

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封李牧爲武安君。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

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尙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閒，言李牧司馬尙欲反，趙王乃使趙葱

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尙。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

之，虜趙王遷，遂滅趙。○邯[△]音寒，（尸弓）邯，音單，（力弓）邯[△]趙都，今河北邯鄲縣。○刺[△]客[△]，

謂荆卿。良將謂李牧。

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①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項籍 權書

吾嘗論項籍^②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③有取天下之慮；

①咽[△]音宴，（一弓）吞也。

②項籍[△]字羽，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③曹操[△]字孟德，小

字阿瞞，其父夏侯嵩，為宦官曹騰養子，因冒姓曹。嘗起兵討董卓，即進封魏王，操子丕篡漢，追尊操為武帝。

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不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

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

^{△△}○劉備字玄德，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討黃巾賊有功，爲豫州牧，後領益州牧。魏皇初二年，卽皇

帝位，都成都。^{△△}○垓下地名，在今安徽靈璧縣東南。史記：「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

兵圍之數重，旋乃自刎而死。」^{△△}○鉅鹿秦郡，今河北平鄉縣。史記：「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

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趙歇，陳餘，張耳，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懷王以宋

義爲上將軍，救趙。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今

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卽其帳中斬宋義頭。乃渡河救鉅鹿。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

遇，大破之，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

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①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②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③至函谷，^④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⑤而卒都彭城，^⑥使沛公得還定三秦，^⑦則天下之勢，

①史記：『項羽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沛公因略韓地轅轅，圍宛城，襲攻武關，破之。遂先諸侯兵至霸上。』
 ②咸陽秦都，今陝西長安縣東渭城，是也。
 ③新安故城在今河南新安縣西，項羽阮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④函谷關，在今河南省靈寶縣南，戰國時秦故關也。山形如函，故曰『函關。』西征記：『關城在谷中，深險如函，故名。』
 ⑤羽封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⑧彭城今江蘇銅山縣。
 ⑦羽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董翳為翟王，王上郡。是為三秦。^⑨

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尙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
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
○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
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
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
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
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
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
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

○項梁，楚將項燕子。章邯，秦將，後封雍王。伐趙事詳前。

○王離，王翦之孫，與涉間皆秦將。

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
敵，』吾恐秦未敵，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

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
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劍門^④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
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
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
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帛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

○田忌[△]齊將，魏伐趙，趙請救於齊，齊以田忌爲將，孫子爲師。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不若引兵疾

走大梁，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救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

桂陵，大破梁軍。

○宋義[△]楚上將軍，號爲卿子冠軍。

○安陽[△]在今山東曹縣東。

○劍門[△]山名，在

四川劍閣縣北。

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

^{△△}○靡然隨順之意。

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

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天下之權去矣。酒有鳩，肉有葶，[⊖]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鳩，徹其葶，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

[⊖]鳩音沈（出_レ）葶音覲（_レ）鳩，毒鳥也，食蛇，其羽畫酒，飲之卽死。葶，藥名，烏頭也。

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知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知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𩇛𩇛，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溼，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諫論上

臣自註云賢君不時有忠
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𩇛音宏（ㄅㄨㄣˊ）大聲也。揚子法言：『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𩇛𩇛』』
○蹙音嘯（ㄔㄨˋ）。

古今論諫，^①常與諷^②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③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④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⑤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

^①白虎通：『諫，閒也，因也，更也，是非相閒革，更其行也。』又周禮諫字註：『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

^②諷謂譬諭不直言也。^③家語：『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諂諫，二曰懇諫，三曰降諫，

四曰直諫，五曰諷諫，惟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④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伍

^⑤舉入諫，進隱語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

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⑥秦太后與嫪毐通，始皇誅毒，遷太后於雍

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諫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

戮諫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迎太后歸。

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

周襄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牴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

○說音稅，(尸×)亦談說也，增韻：『說誘，謂以言語諭人使從己也。』

觸讐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
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
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
此理而

○趙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左師觸讐見

太后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夫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

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

繼爲王也哉。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

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於

是長安君質於齊，齊兵乃出。○秦使張唐往相燕，共謀伐趙，唐不肯行。甘羅見唐曰：「應侯欲攻

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秦地名，在今陝西咸陽縣東。——今文信侯請卿

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乃行。○趙王武臣閒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

分趙地半乃歸。趙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曰：「吾爲公說燕。」謂燕將

論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

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乃

笑曰：「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尙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田常欲作亂於齊，憚國高鮑晏，故移兵伐魯。子貢

往說田常曰：「吳強魯弱，不如伐吳。」田常忿然作色，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

今君憂在內，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

也。」常曰善。楚頃襄王欲圖周，赧王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攻之者名

爲弑君，然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於虎。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楚乃止。秦

圍趙，魏王使新垣衍謂趙王，使共尊秦昭王爲帝。魯仲連往見衍曰：「昔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

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閔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

也。紂醢九侯，脯鄂侯，拘文王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乎！衍再拜曰：『吾不敢復言帝秦矣。』○營陵侯劉澤，漢高祖從祖昆弟也。呂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貲，澤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月，田生說張卿曰：『太后欲立呂產爲王，恐大臣不聽，卿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也。』張卿乃風大臣語太后，立呂產爲呂王。田生因說之曰：『呂產王，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劉澤，諸劉長，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遂立澤爲瑯琊王。○辟陽侯——審食其封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惠帝怒，欲誅之。辟陽侯急，因朱建[△]求見惠帝之幸臣閔籍孺，說之曰：『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誅侯，旦日太后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君富貴益倍矣。』孺從其計，果出辟陽侯。

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

○梁孝王以殺袁盎故謀反，事敗恐誅，乃往謝鄒陽^{△△}，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見王美人兄王長君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拂愠，切齒側目於貴臣，長君危矣！長君誠能爲上言，得毋竟梁王事，太后厚德長君，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乃入言之，事果得不竟。○蘇秦^{△△}爲趙合從，說韓宣惠王曰：『臣聞鄙諺曰：『甯爲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范雎見秦昭王，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宦者曰：『王至！』雎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王聞之，遂延迎謝雎，屏左右，跪而問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酈生^{△△}——名食其。——謁沛公，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沛公輟洗謝之。

也。蘇代以士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

○秦昭王聞孟嘗君賢，使涇陽君爲質以求見。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曰：『今日代從外來，見士偶人與桃梗相與語，士偶人謂桃梗曰：『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溜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召而問之。對曰：『此何足爲大王道也，昔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又加而弋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

○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二人，隱居不仕。蒯通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以求仕也，願使人禮之。』相國以爲上賓。

五者相傾險諛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諫論下

○唐魏徵，字玄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後封鄭國公。○逢，音尤，（父乙）龍逢，姓關，諫桀不聽，為

桀所殺。比干，紂諸父，彊諫為紂剖心而死。○張儀，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

夫臣能諫，不能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

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奕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

○興王句，見國語。

○選，與『巽』通，奕，音輒，（日×弓）選奕，畏怯之意，前漢書西南夷傳：『議者

選奕，復守和議。』阿比也，諛諂也，荀子：『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

○書伊訓：『臣下不匡其刑

墨』。『匡』字，避宋太祖諱作『正』。墨，五刑之一，鑿其額涅以墨書。

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①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

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

①爾雅釋宮『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史記騶衍傳：『爲列第康莊之衢。』

宜乎臣之噤口。噤，卷舌而亂亡隨之也。問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④霸諸侯，攘戎翟，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

噤口閉也。史記鼂錯傳：「噤口不敢復言。」

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霍光悉誅

二百餘人。——霍光，字子孟，去病異母弟。昌邑王名賀。讜言，直言也。前漢書班固敘傳：「吾久

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④管仲名夷吾，潁上人。威公，即桓公，因避宋欽宗諱，故改「桓」為

「威。」

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甯歲。

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④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

○豎刁，寺人刁也。易牙，饕餮人，善烹調。開方，衛之公子。韓非子：「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管仲曰：「願

君去豎刁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味，君唯人肉未嘗，易牙烝其子首而進之；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官不歸；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願君去此三子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左傳：「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

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簡公名壬，爲田常所弑。④鮑叔

名牙，薦管仲於威公者。

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

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

○書舜典：『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少正卯魯之聞人，

孔子爲魯司寇，誅之兩觀之下，曰：『天下有大惡五，而少正卯兼有之，不可不除也。』○彈冠相

慶，言整潔其冠，將出而仕，漢書『王陽在位，貢公彈冠。』○繫繫也。

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①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②之虐，不如孝公^③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

①文公^{△△}，晉文公重耳也。

②靈公^{△△}，名夷皋，晉文公孫。

③孝公^{△△}，桓公子，卽公子昭。

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鮪，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管子戒篇：「管子寢疾，漢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強，賓胥無——齊大夫。」

——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誦。」○史鮪字子魚，衛大夫。鮪將死，命其子曰：『吾不能進

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成禮，置尸牖下畢矣。」靈公弔，怪而問之，子以

父言告，靈公於是進蘧伯玉，退彌子瑕。——蘧伯玉，名瑗，衛之賢者。彌子瑕，靈公之嬖人。○蕭何

病，孝惠帝臨視，因問曰：『百年後，誰可代君者？』曰：『知臣莫若君。』孝惠曰：『曹參如何？』何頓首曰：『帝得之矣。』

上韓樞密書

韓琦字稚圭相
州人爲樞密使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樸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

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

^{△△}太尉，秦漢官名，宋樞密使，與太尉官相當，故稱樞密爲太尉。

^{△△}賈誼，漢雒陽人，年十八，屬文稱

於郡中。後爲長沙王太傅，又爲梁懷王太傅，王薨，誼自傷哭泣死，年三十三。[○]司馬遷報任安書：

「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

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瀦
○爲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
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
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
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
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旣平，盜賊旣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
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
患雜然出矣。

○塍[△]音乘（[△]イノ）稻田畦也。班固西都賦：『溝塍刻鏤。』 ○沼[△]池也。爾雅釋水：『小渚曰沚。』

詩召南：『于沼于沚。』 ○瀦[△]本作豬，水所停也。書禹貢：『大野旣豬。』 ○殄[△]徒典切（[△]去一彡）

盡也；一曰，絕也。

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㊀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㊁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

太祖太宗，躬擐甲冑^㊂，跋涉險阻，以斬刈^㊃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

㊀ 踉音良，(力一尤)莊子秋水篇：「跳踉乎井幹之上。」柳子厚文：「因跳踉大囁。」 ㊁ 螫音釋，

(尸)蟲行毒也。史記淮陰侯傳：「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 ㊂ 擐音患，(尸×弓)貫也。左

傳：「躬擐甲冑。」 ㊃ 刈音义，(一)芟草也。

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啟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游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忌諱，聞之士人，方春

[△]饋猶歸也，以物與人曰饋。餉意同饋，說文，饗也。

[○]左傳：「秋，七月，丙申，振旅，凱以入於晉。」唐

書太宗本紀：「太宗敗竇建於虎牢，執之，六月，凱旋。」

[○]阡音千，（ㄑㄧㄢ）陌音陌，（ㄇㄛˋ）路

南北爲阡，東西爲陌。

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耨畚築，^①列於兩河之壩，^②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眊眊狼顧，^③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

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④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

①耨，音憂（一又）畚，音本（ㄅㄨㄣˇ）鋤耨，田器也。淮南子：「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耨耨鋤。」

畚，盛土器，以草索爲之。築，擣也。左傳：「稱畚築。」注云：「築者築土之杵。」^②壩，與「埧」同，岸

邊地。^③眊，音涓（ㄐㄩㄢ）眊眊，側目相視貌。晉書宣帝紀：「魏武察帝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

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狼顧者，以狼性怯，走常還顧，因以喻人之有所畏懼也。^④捍，

同「扞」，衛也。

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

頃者狄公在樞府，^①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②夫以臨淮^③之悍，^④而代汾陽^⑤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

^①狄青，字漢臣，宋汾州西河人，元昊反，青爲延州指揮使，後又平儂智高卒，諡武襄。^②唐乾元二

年，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光弼以騎五百，夜入其軍，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謀逐光弼，不

果，光弼執而斬之。

^③李光弼，封臨淮王。

^④悍，說文，勇也。

^⑤郭子儀，封汾陽王。

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

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恤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

上歐陽內翰書

歐陽修時爲翰林學士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①富公爲樞密副使，②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③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④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⑤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⑥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

①范公謂范仲淹，慶歷三年參知政事。

②富公謂富弼，慶歷三年拜樞密副使。

③余公謂余靖，

蔡公謂蔡襄，慶歷中同爲諫官。

④尹公謂尹洙，趙元昊反，洙嘗在兵間，凡五六年。

⑤慶歷四年，

范公出爲陝西河東宣撫使，富公出爲河北宣撫使。⑥歐公以孤甥張氏獄，左遷知制誥，知滁州。

余公爲御史王平所劾，出知吉州，改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居曲江。蔡公以母老求知福州。尹公徒知

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

晉州，又知潞州，後爲將吏所訟，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李維楨曰：『按仲淹之相，

由歐陽公之推揚，仲淹及弼之撫西北，由夏竦之離間。』⊙余公平智高之亂於廣南。至和元年，

歐公遷翰林學士，蔡公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二年富公拜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攀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

○潛[△]所姦切，（尸弓）說文：涕流貌。詩小雅：『潛焉出涕。』

○汲^{△△}汲不休息貌。前漢書揚雄傳：

『不汲汲於富貴。』

○巉[△]音讒，（尸弓）山險絕如劓刻也。

⊖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

⊖韓子，謂韓愈，字退之，唐鄜州南陽人。

⊖李翱，字習之，唐趙郡人，有李文公集。

⊖陸贄，字敬輿，

唐嘉興人，有陸宣公奏議。

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

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

○孔融論盛孝章書：「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莊子：「刻意尙行。」注，刻，削也，峻

其意也，謂削意令峻也。

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①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族譜引

族譜氏漢之譜系也蘇氏先世有名序者故諱序爲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②而蔓延④於天下。唐神龍⑤

①渾渾，波相隨貌，又與「滾」同，大水流貌。荀子富國篇：「財貨渾渾如泉源。」②噫，歎也，詩周

頌：「噫嘻成王。」③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其地卽今河南杞縣高陽城。④蔓延，言如蔓生

之草，延綿不絕也。⑤神龍，唐武后年號。

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①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也，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者，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②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③而至於緦麻，④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

①蘇味道^{△△}，唐欒城人，武后朝，拜同平章事，中宗復辟，坐張易之黨，貶眉州刺史卒。眉州，唐置，今改爲眉山縣，屬四川建昌道。

②油然^{△△}，盛貌，孟子：『天油然作雲。』③衰[△]，音崔，（イ×歹）與『縗』同。

④緦麻^{△△}，五服之最輕者，本宗爲高祖父母，及五服內之在小功以下者，服

之。

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途人也。吾所與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途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途人也，使其未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甯；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

[⊖]蘖芽之旁出者。短折曰殤。[⊖]兩手合持曰拱。孟子：『拱把之桐梓。』天謂天折不盡天年也。

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①於湍^②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③食之餘，或髣髴^④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潰^⑤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

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

①汨，音骨，（《×》）汨沒浮沉之意。

②急流曰湍。

③齧，倪結切，（尸一廿）侵蝕也。

④髣髴與

『仿佛』同，說文：『若似也。』

⑤潰，水厓也，韓愈文：『天池之濱，大江之潰。』

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①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
^②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③決無阿附^④意。吁！其可敬也夫！其
 可以有感也夫！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名揚，休宋眉州人，少孤，力學，舉進士，官工部郎中，嘗使契丹，感寒毒，得風痺疾。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
 栗啖我，^⑤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⑥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

^①魁岸體貌雄桀也。踞盤踞也。肆猶放恣也。

^②莊謂容貌端嚴也。論語：「臨之以莊則敬。」栗謹

敬也。書舜典：「寬而栗。」刻峭深切之義。

^③岌然高貌。

^④阿比也。典也。附依傍也。

^⑤啖同

「啗」(力弓) 噍啖也。前漢書王吉傳：「吉婦取棗以啖吉。」

^⑥狎近也。習也。左傳：「宋華與

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

知讀書，學句讀，^①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②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③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

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④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廷，建大旆，^⑤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

^①讀，音豆，（力又）。

^②摧折猶折節也，言頓改其舊所爲也。魏略：『徐庶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

爲人報讎，得脫，折節學問。』北齊書：『魏收折節讀書，以文華顯。』^③長安，古都城也，名始於漢，

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④宋史職官志：翰林爲內制，中書爲外制，謂之兩制。^⑤旆，音沛，

（文）繼旆之旗也。

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

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

○折衝^{△△}拒敵也。晏子春秋：『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

○彭任^{△△}字有道，宋岳池人，慶歷

初，富弼使契丹議歲幣，任與偕行。○驛^{△△}，馬遞也，舊時傳達官文書之所，驛亭^{△△}驛傳停止之所，亦稱

郵亭，卽清世之驛站也。○介馬^{△△}，馬之被甲者。左傳成二年：『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

不介馬而馳之。』○槊[△]音朔，（尸×巳）矛也。亦作『矟。』○怛[△]多遇切，（力丫）驚懼也。○

掉[△]，杜弔切，（力一么）搖也。

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為贈。

仲兄文甫字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

○冒，音墨，（一正）頓，音毒，（夕×）冒頓漢初匈奴單于名。奉春君漢劉敬封號。平城漢縣名，故

城在今山西大同縣東。漢高祖聞韓王信與匈奴欲擊漢，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帝使奉春君劉敬復往，還報曰：『此必欲見短，伏奇兵爭利，不可擊也。』帝不聽。遂至平城，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圍乃解。○孟子盡心章下：『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注：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呂覽云：『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其佐多賢也。』

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旣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

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①而留，渟洄^②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③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旣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④也，紆餘委蛇^⑤，蜿蜒淪漣^⑥，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

①淵然^{△△}，止貌。管子度地篇：『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
②渟^{△△}，水止也。洄^{△△}，水流貌。
③蓬蓬^{△△}，盛貌。

④陂^{△△}，音波，（文已）詩：『彼澤之陂，』注：陂，澤障也。書禹貢：『維柞之枝，其葉蓬蓬。』

⑤蛇^{△△}，讀若移，『九澤旣陂，』注：陂，障也。（案此『陂』字，與陂池之『陂』異，不可作畜水解。）

⑥淪漣^{△△}，言曲而曠也。司馬相如賦：『紆餘逶迤。』委蛇^{△△}，自得之貌。詩：『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⑦蜿蜒^{△△}，鳥丸切，（×弓）蜒，音延，（一弓）蜿蜒屈曲之狀，李尤陽德殿賦：『連璧組之爛熳兮，雜虬

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①揖讓旋辟，②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③其亂如霧，紛紜鬱擾，④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⑤號怒相軋，⑥交橫綢繆，⑦放乎空虛，掉乎無垠，⑧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戾，⑨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⑩奔者如焰，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

文之蜿蜒。』淪[△]文貌，詩魏風：『河水清且淪猗，』注淪，小風拂水成文，轉如輪也。又『河水清且漣猗，』注漣，風行水成文也。①緬[△]，微絲也。（案緬，三蘇集作『緬』，或作『徊』，今依古文辭類纂作緬。）②旋辟[△]，猶逡巡也。③穀[△]，音斛，（尸×）縐紗曰穀。④紛紜[△]，亂也。鬱滯[△]，擾亂也。⑤磅礴[△]，音滂，（夕尤）礴，音泊，（夕己）磅礴，充塞也。韓愈文：『蛟螭扶輿，磅礴而鬱積。』莊子：『旁礴萬物。』洶涌[△]，水聲，司馬相如上林賦：『洶涌澎湃。』⑥軋[△]，音扎，（一丫）勢相傾也。莊子人間世：『名也者，相軋也。』⑦綢繆[△]，猶纏緜也。詩唐風：『綢繆束薪。』⑧垠[△]，音銀，（一丫）厓也。楚辭遠遊篇：『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⑨膠戾[△]，邪曲也。⑩古時積薪有寇則燔之，曰燧[△]。直者如燧，謂水之瀆起，其狀似燧火之燔而上起也。

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

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其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著，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名二子說

○口實猶俗言語柄。書仲虺之誥：『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輪輻蓋軫，^①皆有職乎車；而軾^②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③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④轍乎！吾知免矣。

①輻，音福，（ㄈㄨˊ）軫，止忍切，（ㄓㄣˇ）輻，車輪中直木，內輳於轂，外入於牙者。周禮冬官考工記：

「輻也者，以為直指也。」覆乎車者曰蓋。[△]說文：軾，車後橫木也。②軾，車前橫木。釋名：「軾，式也，所

伏以式敬者也。」③轍，車輪所碾迹也。④（案此句，他本或作善處乎禍福之間也。）

東坡文

前赤壁賦

李剛已曰赤壁有五黃州赤壁非孫曹交兵雖不知確在何地然據東坡用事疏舛而其實不然孫曹交兵雖不知確在何地然據西固無疑義也計其地距黃州時斷之甚遠東坡遙望山川偶懷之舊蹟觀其語意蓋謂武夏之間一帶山川為曹公困於周郎之處固未嘗專指黃州赤壁也世人不深究其文義動輒斷斷之固爭哉辯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汎舟游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

^{△△}壬戌宋神宗元豐五年。或曰壬戌元豐四年也。^{○△△}赤壁在今湖北嘉魚縣東北江濱，即吳周郎

與曹操戰處。顧祖禹方輿紀要云：「赤壁在嘉魚縣，其北岸相對者為烏林，即周瑜焚曹操船處。蘇

軾指黃州之赤鼻山為赤壁，誤矣。今江漢言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也。當以嘉魚之赤

壁為據。」

不興，舉酒屬^①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②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③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④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⑤浩浩乎如馮虛御風，^⑥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僊。^⑦於是飲酒樂甚，扣舷^⑧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⑨擊空明兮泝流光。^⑩渺渺兮予

①屬注也。

②詩陳風首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李維楨曰：『月出皎兮，

喻美色之潔白，窈糾，其姿之舒也，佼人則美人也。東坡借此而賦，亦譏在位之不好德也。』

牛，二宿名。

④詩衛風：『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葦，兼葭之屬，今以一葦喻小舟也。

貌。⑥馮，皮冰切，（文一）[△]莊子逍遙遊：『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⑦世稱成仙曰羽化，謂

其飛昇變化，如生羽翼也。晉書：『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⑧舷，船邊也。⑨舟中前推曰槳，後

推曰棹。⑩謝云：『秋水清見底，月在水中，謂之空明，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搖槳曰擊，逆水而

上曰泝。』⑪渺渺，遠貌，謂望同朝之君子，在天之一方。

懷，望美人兮天一方。」

客有吹洞簫者，^①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②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③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④泣孤舟之嫠婦。^⑤蘇子愀然，^⑥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

^①無底者爲洞簫。東坡與范子豐書云：「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

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栖鶻。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此所謂客者，當卽李委

秀才也。^②嗚嗚，歌呼聲。李斯諫逐客書：「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一作烏

鳥。楊子幼，報孫會宗書：「仰天拊缶而呼烏烏。」^③嫋，泥了切，（尸一幺）嫋嫋，悠揚貌。^④李維

楨曰：「吹簫而潛蛟亦舞，喻己潛伏於謫所也。」^⑤嫠，音釐，（力一）嫠婦，寡婦也。李維楨曰：

「寡婦聞此亦泣，喻己孤立不得於君也。」^⑥愀，七小切，（才一幺）愀然，容色變也。禮哀公問：

「愀然作色。」

乎？
○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
④鬱乎蒼蒼，
⑤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
⑥方其破荊州，下江陵，
⑦順流而東也，
⑧釐舳千里，
旌旗蔽空，
釃酒

○魏武帝短歌行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孟德曹操字也，是為魏武帝。

○夏口，即今之漢口。 ○武昌，即今湖北武昌縣。 ○繆，本作『繆』，繞也。 ○蒼蒼，深青貌，莊子

逍遙遊：『天之蒼蒼，其正色邪？』 ○吳志周瑜傳：『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

恐，勸吳王迎降。獨瑜曰：『不可。』以為當擊。吳王遂選三萬人，以瑜及程普為左右督，進與操遇於

赤壁。瑜部將黃蓋曰：『寇衆我寡，難以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

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

東南風急，蓋以十艦著前，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操軍

死者大半。』周瑜，字公瑾，曹操呼為周郎。 ○漢建安十三年，劉表卒，曹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

操。劉備奔江陵，操追之，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操進兵江陵，順流東下。荊州本治漢壽，漢獻帝初平

○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僊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兮驟得，托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

元年，劉表徙治襄陽，今湖北襄陽縣。江陵，今湖北江陵縣。

⑧舳，音逐，（出×）艦，音盧，（夕×）

舳△，艦△，方長船也。或曰：船尾曰舳，船首曰艦。

○釃，音履，（丁一）詩小雅伐木二章：「釃酒有藇。」

注：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沛之而去其糟也。李維楨曰：「釃酒，酌酒也，今臨安人酌酒，亦曰釃酒。」

○元稹云：「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

○匏樽，以匏爲樽也。詩大雅公劉章「酌

之用匏。」注：用匏爲爵，儉以質也。④蜉蝣，蟲名，似蜻蛉而小，夏秋時，多近水而飛，往往數小時即

死，故有朝生暮死之說也。

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①瞬，目自動也。呂氏春秋：『萬世猶一瞬。』
②李維楨曰：『謂軒冕冠帶之類。』
③造物猶造化也。
④肴，同『穀』，食非穀實曰肴核。
⑤狼籍，散亂也。史記滑稽列傳：『履舄交錯，杯盤狼籍。』

是歲^①十月之望，步自雪堂，^②將歸於臨皋。^③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④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⑤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⑥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①是歲仍壬戌之歲也。

②子瞻年四十七，在黃州居臨皋亭，就東坡作堂焉。堂以大雪中爲之，因

繪雪於四壁之間，故名之曰雪堂。

③臨皋在今湖北黃岡縣南大江濱。

④黃泥坂自雪堂至臨

皋之路也。

⑤江蘇松江縣，產四鰓鱸，狀與土附魚相似，長僅五六寸。晉張翰因秋風起，思吳中菰

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隨唐佳話云：

『吳都獻松江鱸魚膾，煬帝曰：『所謂金齏玉膾，東南之佳味也。』』

⑥曾音層（ㄉㄨㄥ）

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①披蒙茸，^②踞虎豹，^③登虬龍，^④攀栖鶻之危巢，^⑤俯馮夷之幽宮，^⑥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浪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

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⑦戛然長鳴，掠^⑧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跹，^⑨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

①嶮，音讒，（彳 ㄩ）山險絕如劊刻也。石窟曰巖。②茸，而容切，（日 × ㄥ）披開也。蒙茸，亂貌。③

石類虎豹之狀，踞而坐其上。④古木有類虬龍者，攀而登其上。⑤鶻，鶻鷂也。危巢，高巢也。⑥

馮夷，華陰人，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言俯而窺馮夷於深淵之幽宮。⑦鶴身白而尾足黑，故以

玄裳縞衣為喻。⑧掠，拂過也。⑨蹁，音邊，（ㄅ 一 ㄩ）蹁跹，旋行貌。張衡東都賦：『蹁跹蹁跹。』

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始皇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為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于人情，而適

①罟，音古，（《×》亦網也。 ②桀猾凶黠也。 ③禮記：『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

④箕踞者，謂中兩脚其形如箕，漢書陳餘傳：『高祖箕踞罵詈。』

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①所以回
 翔容與，^②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
 近于迂闊；其衣以黼黻，^③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④其耕以井田，^⑤其進取選
 舉以學校，^⑥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重之以四時，所
 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

① 舄，音昔，（ㄅㄨˊ）複履也。

② 容與，閑暇自得之貌。

③ 黼，音甫，（ㄉㄨˊ）黻，音弗，（ㄉㄨˊ）黼

黻，衣裳繪繡之文也。

④ 籩，音甫，（ㄉㄨˊ）簠，音晷，（ㄍㄨㄟˊ）籩，古祭祀燕享用以盛果脯，形略與

豆同，以竹爲之。豆，亦祭祀所用，以盛醢醬濡物，以木爲之，刻鏤而髹以漆。簠，祭祀燕享以盛稻粱，以

木爲之，形長方。簋，祭祀燕享以盛黍稷，以木爲之，其形圓。

⑤ 井田，周制授田之法，孟子：『方里而

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⑥ 校學，皆古國學也。孟子：『夏曰校，殷曰

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

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㊸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

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㊹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

^㊸疣，音尤，（一又）贅疣，皮膚上贅生之結肉也。莊子：『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㊹科

^㊺斗，蝦蟆子也，頭大尾細，古書形似之，故曰科斗文。

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伊尹論

伊尹名摯，耕于莘野，湯三聘始往，相湯伐桀，遂王天下，湯崩其孫太甲無道，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復歸於亳。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

○周宣王時，史籀作大篆，故亦曰籀文。秦相李斯作小篆。○秦程邈作隸書。○後漢和帝時，中

常侍蔡倫，始以樹膚麻頭敝布魚網等造紙。

矣。

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知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

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

[⊖]簞，盛飯竹器也。豆，木器也。孟子：『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

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志，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

孔子叙書，至于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

[○]莘國名，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縣，今屬河南開封

道。[○]芥蒂謂心胸有所梗也。[○]見前上歐陽內翰書注。

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留侯論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韓報仇。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傳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

大怒，良更姓名亡匿。下邳，嘗一孺子容步取履，下邳圯上，有老父至，良

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容步取履，下邳圯上，有老父至，良

去，曰：「酒孺子，可教矣。」後五日，良與我，會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

廟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

㊦圯音詒，（一）橋也。

㊧鑊胡郭切，（尸×）釜屬。

㊨孟賁夏育皆古勇士。

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①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②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③勾踐之困于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勅。^④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

^①荆軻^{△△}，衛人，爲燕太子丹客，獻樊於期首，及燕地圖於秦，以匕首搃秦王，不中，爲秦所殺。聶政^{△△}，戰國

軹人，嚴仲子使刺韓相俠累，政以母在不許。母死，爲仲子刺殺俠累，乃自破面決眼屠腸而死。^②

姚鼐曰：「楚辭：『切洪忍之流俗，』王逸云：「洪忍，垢濁也，卽鮮腆字。」^③楚莊王一節，見左

傳宣公十二年。^④越王勾踐爲吳所敗，棲於會稽，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

人遣之。

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史記：「韓信平齊，使人告漢王曰：『願爲假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蹠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甯能禁信之王，不如因而立之，且善遇之，使自爲守。』漢王悟，乃遣良往，立信爲齊王。」

○史記留侯世家贊：「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論養士 志林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①，堅白同異^②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③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④、齊田文^⑤、趙勝^⑥、黃歇^⑦、呂

^①史記孟荀列傳：「談天衍，雕龍奭。」注：騶衍善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

故曰雕龍。^②史記：「趙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堅白者，言堅執其說而守之，同異者合

衆異以為同也。^③史記孟嘗君列傳：「秦昭王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

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客有能為狗

盜者，乃夜為狗以入秦宮殿中，取所獻狐白裘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

即馳去，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客之居下坐者，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得度關。^④魏無忌即信

陵君。^⑤齊田文即孟嘗君。^⑥趙勝即平原君。^⑦黃歇即春申君。

不韋，^①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②齊稷下^③談者亦千人；魏文侯、^④燕昭王、^⑤太子丹、^⑥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⑦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⑧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

^①呂不韋，秦相，封文信侯。

^②孟嘗君封於薛。

——今山東滕縣。

^③稷下地名，在今山東臨淄縣

北，齊古城西。史記：『宣王喜文學，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④魏文侯名斯，曾事子

夏，禮段干木，有好賢之名。

^⑤燕昭王名平，立黃金臺以招賢士，師事郭隗，用樂毅。

^⑥太子丹，燕

王喜之太子，使荆軻刺秦王不成，秦發兵擊燕，燕王喜斬丹以獻。

^⑦張耳陳餘皆大梁人。史記：

『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

^⑧田橫田儋

田榮弟，齊滅，橫與徒屬五百人入海居島中。漢高祖使人召之，橫行未至洛陽，自殺，餘五百人在海

中間橫死，亦皆自殺。

乎？

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

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滅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

○魏文帝立九品官人之法，州縣皆置中正，區別人物，以九等第其高下，吏部據以銓授，其制至隋

開皇中方罷。

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①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②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取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③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④秦之亂，雖

① 椎魯，愚鈍也。

② 李斯爲秦客卿，大臣建言，求仕者皆爲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之。李斯上逐

客書，言繆公、孝公、惠王、昭王皆客之功，遂去逐客令。

③ 馘，音洫，（丁口）莊子列禦寇：「夫處窮

閭阨巷，困窘織履，槁項黃馘。」李頤曰：「槁項，羸瘦貌。」司馬彪曰：「黃馘，謂黃熟面也。」^④史

記陳涉世家：「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壘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

爲傭耕，何富貴也？」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

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糜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于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豨，音希，（丁一）陳豨，宛句人，以郎中封陽夏侯，爲代相，多招致賓客，邯鄲官舍皆滿。○蕭曹

謂蕭何曹參。○濞，匹備切，（文一）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旣封吳，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

命者盜鑄錢。淮南厲王，名長，高帝少子，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梁孝王名武，文帝子，招

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遊說之士，莫不畢至。魏其侯竇嬰，竇太后從兄子也；武安侯田蚡，景帝王皇

后同母弟，皆好禮賓客，賢士爭歸之。

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論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志林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

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

○以上見左傳隱公十一年菟裘魯邑，今山東泗水縣北有菟裘城。杜氏註：『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

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

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優施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

○左傳：「惠公繼室聲子生隱公，仲子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杜氏註：「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爲桓尙少，是以立爲太子，帥國人奉之。」○伯夷叔齊殷

孤竹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死，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

逃。○晉語：「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

里克，一日而已。』乃往告里克曰：『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

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優，優人，施其名也。○史記：

「始皇東游會稽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趙高從，始皇崩，趙高欲矯詔立胡亥，乃謂李斯曰：『今上崩，

未有知者，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且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

○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

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輕財重士，可以爲嗣君，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釋此不從，禍及子孫。」斯仰天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相與謀詐爲受詔，立胡亥爲太子，賜長子扶蘇劍以自裁，將軍蒙恬賜死，胡亥立爲二世皇帝。○左傳僖公十年：「晉侯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史記：「趙高誣李斯與子由謀反，於是二世使高案丞相獄治罪。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具五刑腰斬咸陽市。○秦法，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俎其骨於市，謂之具五刑。」

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虺也，其所螫草木猶足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

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寤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

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愚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觀覽焉。

○鄭小同一節，見三國志高貴鄉公紀注。

○王允之一節，見晉書允之傳。

論項羽范增 志林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時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于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

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

○以上見史記項羽本紀。彭城今江蘇省銅山縣。○知幾句，見易繫辭上。○霰音線，(云一云)

此詩小雅類奔之三章。朱註：『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

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讀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

○殺卿子冠軍事，詳前權書項籍。

○史記陳涉世家：「陳勝曰：『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

者乃公子扶蘇，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

○史記：「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說項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

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

○史記：「項王

出之國，使人徙義帝，——卽楚懷王孫心。——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

帝長沙郴縣，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

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

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

○史記：「懷王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
○史記：「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

「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死，疾行則及禍。」楚軍果大敗，項梁死之。高陵君顯謂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因置以爲上將軍。

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

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乎！增亦人傑也哉。

策別訓兵旅三

其三曰：『倡勇敢。』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

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

怯之相去，若挺與楹。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于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于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于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

○莊子齊物論：「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朱亦棟曰：「莛言其小也，漢書「以莛撞鐘，」莛，草莖也。」挺，當作「莛。」○虺，虎偉切，（广×）蜴，音亦，（一）虺，毒蛇也，長八九寸，扁頭大眼，色如土。蜴，蜥蜴也，長六七寸，頭扁，有四脚，似壁虎，俗名四脚蛇。詩小雅：「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案

虺蜴，古文辭類纂作虺蜴。）

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于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

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

○吳語：『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註：決，鈎弦；拾，拾捍；言善用兵者，衆必化之，猶一人善射，百夫競著決拾而效之。

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于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

⊖秦法，其侯爵最尊者曰徹侯，漢因之，後避武帝諱，改曰通侯。

⊖西戎，謂西夏。

于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超然臺記

臺在今山東諸城縣北城上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糟啜漓，^①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

^①鋪，音浦，（ㄅㄨˇ）啜，出悅切，（ㄔㄨㄟˋ）漓，音離，（ㄌㄧˊ）楚辭漁父：『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

歡其醪。』五臣曰：『鋪，食也。歡，飲也。』洪興祖曰：『醪，薄酒也。』

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于物之內，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

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囿，潔

^{△△}膠西漢膠西王國，今山東膠縣高密等地。（按神宗熙甯七年，東坡由杭州通判，移知密州。）

[△]采亦作『採』，櫟木也。以采爲椽，言其質素也。 [○]公杞菊賦序云：『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

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菜食之。』

其庭宇伐安邱高密^①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②，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③，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④西望穆陵^⑤，隱然如城郭，師尙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⑥，慨然太息，思

^①安邱高密皆縣名，今屬山東膠東道。^②馬耳山在今山東諸城縣西南，雙峯聳削如馬耳常山

在山東諸城縣西南。秦漢時高士多隱於此兩山中。^③廬山在諸城縣東南。^④盧敖秦博士，避

難於山中，後人因名其山曰廬山。^⑤穆陵關名，在山東臨朐縣東大峴山，山周二十里，道徑危惡，

爲齊南天險。左傳僖公四年：「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

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⑥濰水源出山東莒縣西

北箕屋山，東北流經諸城高密安邱，又經濰縣昌邑入於海。漢韓信伐齊破楚將龍且于濰水，卽此

水也。

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④

[○]韓信封淮陰侯。

[○]秫，音術，（尸×）秫酒即高粱酒。

[○]淪，音藥（口ㄣ）煮也，脫粟謂粗米

僅脫稃殼，不精鑿也。晏子春秋『晏嬰相齊，食脫粟飯。』

^④子由超然臺賦敘云：『子瞻既通守

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爲東州守。既得請高密，其地介江淮之間，風俗樸陋，又承大旱之餘孽，驅除螟蝗，遂捕盜賊，廩卹饑饉，日不遑給，幾年而後少安。顧居處隱陋，無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廢臺，而增葺之，日與其僚，覽其山川而樂之。以告轍曰：『此將何以名之？』轍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安於其所安而已，其樂不相及也；而臺則盡之。天下之士，奔走於是非之場，浮沉於榮辱之海，囂然盡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達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於物故耶？』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嘗試以超然命之可乎？』因爲賦以告之。』

石鐘山記

治山在江西湖口縣有二山一在縣治南曰上鐘山一在縣北曰下鐘山各距縣一里皆高五六百尺周十里許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

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

○水經書名，舊題漢桑欽撰，一作郭璞撰。○蠡，音禮，（力一）彭蠡，即今江西省北境之鄱陽湖。

○酈道元，字善長，北魏范陽人，爲御史中尉，執法清刻，著水經注四十卷。○李渤，字濬之，洛陽人，

與元涉隱廬山，元和初，徵爲右拾遺，稱疾不至。○函，胡宮聲，其音宏大也。○清越，商聲，其音清

遠也。

元豐^①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②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③尉，送之至湖口，^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硃硃^⑤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⑥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心方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⑦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

①元豐^{△△}，神宗年號。

②齊安^{△△}，今湖北黃岡縣。臨汝^{△△}，今河南臨汝縣。年譜云：『時公由黃州團練副使，

量移汝州也。』

③饒州^{△△}，明清皆為府，今廢，鄱陽縣其舊治也。德興^{△△}，今江西德興縣。

④湖口^{△△}，今江

西湖口縣，在鄱陽湖之口，故名。

⑤硃^{△△}，音空，（ㄅㄨㄥ）石落聲。

⑥磔^{△△}，陟格切，（ㄓㄧㄝˋ）磔磔鳴聲

也。⑦噌^{△△}，音爭，（ㄘㄨㄥ）吰^{△△}，音宏，（ㄏㄨㄥ）噌吰，鐘聲。司馬相如賦：『聲噌吰而似鐘聲。』

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㊀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㊁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㊂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㊃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

①澎，蒲庚切，（ㄉㄨㄥ）湃，破怪切，（ㄆㄞˋ）涵澹，水播動貌。澎湃，波相戾貌。②窾，音款，（ㄎㄨㄞˋ）

鏗，他岡切，（ㄉㄨㄥ）鞳，他答切，（ㄉㄨㄚˋ）窾空也。坎擊物聲。鏗鞳，鐘鼓聲。司馬相如賦：『鏗鏘鏗鞳。』

③射，音亦，（ㄧ）周語：『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註：無射，鐘名，律中無射也。成於周

景王二十四年。④左傳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及其鈔磬。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

（按獻子名舒，魏絳之子。）

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嘆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①

方山子傳

陳慥字季常，永嘉人，號方山子。又號龍邱子。妻柳氏，最妬。季常每宴客，有聲伎，柳氏則以杖擊壁，客為散去。初與東坡同學於

道州，與張易簡、後東坡、譚居黃往來，唱和為作此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

^①曾國藩曰：『自咸豐四年，楚軍在湖口為賊所敗，至十一年乃少定。石鐘山之片石寸草，諸將士皆能辨識，上鐘岩與下鐘岩皆有洞，可容數百人，深不可窮，形如覆鐘。乃知鐘山以形言之，非以聲音言之，道元子瞻皆失事實也。』^②光黃二州名，光州治今河南璜川縣，黃州治今湖北黃岡縣。

^③朱家漢魯人，魯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專趨人之急，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隱脫季布之厄，及布貴，終身不見。郭解字翁伯，漢河內軹人，為人短小精悍，始以游俠睚眦殺人，後折節改行，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報，救人之命不矜其功。

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③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

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④，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俛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

○岐亭^{△△}故城在湖北麻城縣西。

○沈歸愚云：「冠頂曰屋。」

晉書：「江左時野人已著帽，但頂圓

耳，後乃高其屋云。」（案「屋」字，古文辭類纂作「聳」。）

○方山冠^{△△△}漢制，似進賢冠，四時祀宗

廟樂人舞佾服之，唐宋時，則隱逸之士多服之。

④矍，音擢，（山正）矍然，驚顧貌。

○沈歸愚云：

「東坡又云：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何邪？」

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表忠觀碑

觀在浙江杭州
湧金門外龍山

○岐山^{△△}縣名，明清皆屬陝西鳳翔府，今屬陝西關中道。

熙寧^①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祖父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②者二十有六，在臨安^③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無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④始以鄉兵破走黃巢^⑤，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

^①熙寧神宗年號。

^②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累官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稱鐵面

御史。後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贈清獻。

^③錢塘今浙江杭縣。

^④臨安今浙江臨安縣。

^⑤鏐，離尤

切（另一又）錢鏐字具美，唐末杭州臨安人，昭宗時，為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封越王，又封吳王。唐亡，

後梁太祖封吳越國王，是為十國之一。在位四十一年，卒諡武肅。

^⑥黃巢唐曹州人，僖宗時起兵

為亂，攻掠浙東。鏐率勁卒二千，伏山谷中，射殺其將，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媪曰：

「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巢衆聞媪語，曰：「千餘卒尙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引

兵過。

自居於杭。①及昌以越畔，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②傳其子文穆王元瓘。③至其後忠顯王仁佐。④遂破李景兵，取福州。⑤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⑥三世四王，與五代相

①唐僖宗時，王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諸縣兵，使董昌將以討之，號杭州為八都劉漢

宏為浙東觀察使，謀兼并浙東，錢鏐屢破之，董昌謂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遂將

兵攻克之。昌徙鎮越州，以鏐知杭州事。②昭宗時，董昌僭號於越州，鏐率兵討昌，進兵越州，昌出

戰而敗，鏐斬之。鏐既誅昌，乃令兩浙吏民上表，請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以鏐兼領兩鎮。③瓘，音

貫，《××》元瓘字明寶，鏐第七子，在位七年，卒年五十五，諡文穆。④仁佐字佑立，元瓘第六子，

卒年二十，諡忠顯。⑤時諸將李仁達等，自相篡殺，附於李景，已又叛之。景攻仁達，達求救於仁佐，

佐擊敗景兵，遂取福州。⑥俶，處郁切，《××》俶字文德，元瓘第九子。⑦覲，音僅，《××》周

世宗顯德二年，俶遣使入貢，世宗令出兵擊唐，俶攻常州不克。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上表獻其境

內十三州之地，舉族歸於京師，國除。周世宗名榮，太祖養子，本姓柴氏，在位六年。

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蠭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醢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④今錢氏

○西蜀，卽後蜀孟昶。江南，卽南唐李氏。

○嶮，音險，（下）阻難也。

○河東劉氏，卽北漢。

④

竇融，東漢平陵人，更始時，據有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五郡，稱五郡大將軍。光武平蜀，融入朝，以

爲冀州牧，後封安豐侯。太牢，謂牛羊豕也。

功德，殆過于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①廢佛寺曰妙音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味死以聞。制曰：可！其妙音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②茗水^③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④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

^①龍山在杭縣城西南，卽鳳凰山之支隴。

^②天目山在浙江臨安西北五十里，山有兩峯，峯頂各

一池，左右相對，名曰天目，卽山海經所謂浮玉山也。

^③茗水一名茗溪，有兩源，皆出天目山，至吳

興城中，合流入於太湖。相傳夾岸多茗花，秋時飄散水上如飛雪，故名。

^④郭璞詩：『天目山前兩

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

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①強弩射潮，江海爲東。②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③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④控引島蠻。⑤歲時歸休，以燕父老。⑥曄如神人，玉帶毬馬。⑦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

①吳越備史：「中和二年，劉漢宏遣弟漢宥，率兵營於西陵，董昌命王禦之。夜將渡江，星月皎然，王

祝曰：「願陰雲蔽月，以濟我師。」俄而雲霧四起，咫尺晦冥，王遂渡江破賊。」②錢載十國詞箋

云：「吳越王錢鏐築捍海塘，怒潮急湍，版築不就，乃造竹箭三千隻，羽簇俱備，於壘雪樓，命水犀軍

架強弩五百以射潮，潮頭東趨西陵，遂定其基，以鐵絙貫幢用石鍵之，而塘成。」③唐莊宗賜鏐

鐵券，後唐莊宗賜之玉册金印，鏐造玉册金券詔書三樓。④唐天福二年，鏐築羅城，自秦望山，由

夾城東亘江干，泊錢塘湖，霍山范浦周七十里。⑤鏐遣使册封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

君長。⑥五代史：「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⑦五代史：「梁太祖嘗問吳越進奏

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

毬御馬十匹，賜之。」

南金。①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②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潮州韓文公廟碑

潮州今廣東潮安縣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嶽降，③而傅說為列星，④古今所傳，

①宋太祖時，倣傾其國以事貢獻，器服珍奇，不可勝數。

②歸，枯威切，（×）獨貌。

③詩大雅

崧高之首章：『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註：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申，申伯也。言嶽山降其神

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也。④說，音悅，（口世）莊子：『傅說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

比於列星。』

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①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②失其智，賁育^③失其勇，儀秦^④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⑤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二百

①卒，音猝（ㄘㄨㄛˋ）

②良平，謂張良陳平。

③賁，音奔（ㄅㄣˋ）

④賁育，謂孟賁夏育，皆古勇士。

④儀秦，見前諫論上。

⑤正觀，唐太宗年號，開元，唐玄宗年號，避仁宗諱，改『貞』爲『正』。

⑥

房玄齡，杜如晦，太宗時相。姚崇，宋璟，玄宗時相。

年於此矣。文起八代^①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②而勇奪三軍之帥，^③豈非參天地，闢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爲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④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⑤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

①八代^{△△}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

②憲宗元和十四年，愈爲刑部侍郎，憲宗令杜英奇等迎佛骨

入大內，留禁中三日，愈上表極諫。憲宗怒，貶愈爲潮州刺史。

③穆宗初，鎮州亂，殺帥田弘正，而立

王廷湊，詔愈宣撫，愈至，力折其黨，廷湊禮而歸之。④易：『中孚豚魚吉。又，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李綱曰：『言聖人仁心感物，及於胎卵也。』⑤愈有謁衡山南海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

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盡掃衆峯出，仰天突兀撐晴空。』此所謂開

衡山之雲者，蓋指此也。

之暴；⊖而不能弭皇甫罇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

⊖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愈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患。」⊖憲宗得愈潮州

謝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鏞忌愈，對曰：「愈太狂疎，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以紳爲御史中丞，愈爲京兆尹，逢吉激二人使爭，因奏二人不協，遂罷其官。⊖元祐哲

宗年號。

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暮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焄，許云反，(丁口口)禮祭義：『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註：焄，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也，言此香臭蒸而上出，其氣蒿然也。○元豐神宗年號。

公昔騎龍白雲鄉，^①手抉雲漢分天章，^②天孫爲織雲錦裳，^③飄然乘風來帝旁，^④下與濁世掃粃糠，^⑤西游咸池略扶桑，^⑥草木衣被昭回光，^⑦追逐李杜參翱翔，^⑧汗流籍湜走且僵，^⑨滅沒倒景不可望，^⑩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

○莊子：『乘彼白龍，遊於帝鄉。』謂愈昔日騎龍作馬，乘白雲於帝鄉。○詩：『倬彼雲漢，爲章於

天。』謂愈以手抉開雲漢，分天之爲章者，謂愈之文乃得之天生也。○天孫織女也，言天孫女，爲

愈織就雲錦裳也。○愈飄飄然乘高風而下來降於帝之側旁。○濁世粃糠，喻佛老之邪亂也。

○離騷：『飲余馬於咸池，總余轡乎扶桑。』淮南子：『月出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謂愈西

遊咸池，日浴之地，而略過於扶桑日拂之方。○言愈之道光輝發越，雖草木亦溥及之，猶日月之

昭回於天，而有光明也。○言愈追逐李白杜甫，先後參列其間，以翱翔於天下也。或曰：翱翔，謂李

翱李翔。○湜，音殖，（出）張籍皇甫湜，皆從愈遊，而不及遠甚，亦自名於時。汗流者，言其愧汗如

流也。走且僵，謂退避其文辭之高，奔走而僵僂也。○景，同『影』，日月之行度，有光影冲激，謂之

海窺衡湘，①歷舜九疑弔英皇；②祝融先驅海若藏，③約束蛟鱓如驅羊；④鈞天無人帝悲傷，⑤謳吟下招遣巫陽；⑥犧牲鷄卜羞我觴，⑦於粲荔丹與蕉黃；

滅沒人在日月之上，下見日月之光從下照，故其景倒。謂世之人老死而滅沒於日月倒影之中，皆不可望愈道德之光。①愈被謫潮州，奔馳上道，終涉嶺海，水陸萬里，此謂要觀南海，窺衡湘山水

之間。②九疑，山名，在湖南甯遠縣南。堯以二女妻舜，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從舜南狩三苗，道死衡湘之間，愈歷行舜所巡之地，弔娥皇女英之靈。③祝融，南海之神。離騷云：「使湘靈鼓瑟兮，令海

若舞馮夷。」皆海神也。言祝融爲先驅於前，而海若將率怪物以歛藏也。④蛟與鱓魚，頑冥難遣，

而羊則易遣，今以一祭文約束蛟鱓，卽日徙去，殆如驅羊羣之易。⑤呂覽：「中央曰鈞天。」註：鈞

平也，爲四方主，故曰鈞天。謂大鈞之天，無人輔佐，愈歿於長慶四年，敬宗爲之感傷也。⑥巫陽，古

之善筮者，言巫陽謳吟此詩，下招愈之魂。⑦犧，音霞，（夕么）釐牛也，雞卜以雞骨卜也。漢書：「粵

人信鬼，而以雞卜。」謂以犧牲雞卜之薄，而羞進我之酒觴，抑以表誠，非厚儀也。

①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②

徐州蓮華漏銘

井敘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③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④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自而廢天下之視；使守

①於，音烏，（×）愈羅池廟碑：『荔子丹兮蕉黃，』爲迎送柳子厚之歌也。東坡引用其事，使潮人以此祭愈，亦如愈使人以此祭柳子厚也。②愈有詩云：『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麒麟。』大荒地也。

③宋史本傳：『燕肅性精巧，嘗造指南記里鼓二車以獻，又上蓮花漏法，詔司天臺考于鐘鼓樓下，云，不與崇天歷合。然肅所至皆刻石記其法，州郡用之以候昏曉，推其精密。』④漏古計時器，其制不一，以銅壺受水，徐徐下滴，水滿則有漏箭浮而上出，以其分數計時。

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謁，[⊖]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崑崙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雷驟[⊖]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

⊖謁[△]音錫（ム一）

⊖度量齊物之器，如丈尺等權稱錘也，衡亦稱物輕重之器。

⊖霾[△]模諧切，

音埋，（一ㄆ）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爾雅釋天：「風而雨土爲霾。」

文與可飛白贊

文與可有名淵，集四種人，以文學名世。操行高潔，善詩書畫。竹著丹淵，集四種人，以文學名世。操行高潔，善詩書畫。

空漢蔡
蘧所作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余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絲之縈柳絮，裏裏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

論語子罕：『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註：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

霏，音菲，（一）霏霏甚貌，詩小雅采芣章：『雨雪霏霏。』（二）翻翻，猶翩翩，飛也。（三）猗，音漪，

（一）猗猗美盛貌，詩衛風：『綠竹猗猗。』（二）裏，泥了切，（一）與嬝裊通，裏裏繚繞貌。（三）荇，音杏，（一）葉似蓴，色青紫，浮水面，詩周南：『參差荇菜，以其莖葉嫩時可食，故曰荇菜。』

離離不親事之貌。

三 蘇文 文與可飛白贊

遠而相屬，縮縮^①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乎哀哉！

上王兵部書

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於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著，^②升高而不輕，^③走下而不軒，^④其技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

①縮縮^{△△}歛也；短也。 ②著[△]直藥切，（出×乙） ③輕[△]音致，（出）車前下曰輕，詩小雅：『戎車既安，

如輕如軒。』註：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 ④車前高曰軒[△]。

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日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蹕，○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日而眄^④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

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

夫軾西川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疏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

○臆[△]，胸肉也。

○睫[△]，音接，（尸一卅）目旁毛也。

○蹕[△]，恥孝切，（力么）騰蹕，輕捷貌。

○眄[△]，音勉，

（尸一卅）窺視也。

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日之眄，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游魏，自魏無所不游，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

答李廌書

李廌字方叔，華州人。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

[○]時廌方居喪，喪制三年日斬衰。詩：『遭家不造，嬛嬛在疚。』

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

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謔謔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

○黃魯直△△，名庭堅，號山谷道人，洪州分甯人。

○秦觀，字少游，號太虛，高郵人。

○歎，在感反，（七

）昌歎△△，昌蒲菹也，說苑：『文王好食昌本菹。』

○孟子盡心章：『曾皙嗜羊棗△△，』註：羊棗，實小

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制策△△，天子之策問也。東坡於嘉祐二年試禮部，擢第二，春秋對義第一，

殿試中乙科，五年，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之，復對制策，入三等。

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撓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瘿，○石有暈，④犀有通，⑤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

○史記劉敬列傳：「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撓，差庵切，（

乃）（按「撓」當作「儂」，禮曲禮：「毋儂言。」註：儂，暫也，亦參錯不齊之貌。）○木之結處

隆起，如人之頸瘤，曰木瘿。④暈，日旁氣也，言石之有花紋者，如日之暈也。⑤犀，有通犀角有紋

如綫，通兩頭者，曰通天犀。抱朴子：「通天犀得其角一尺以上，刻爲魚，銜以入水，水常爲開。」

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乎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祭柳子玉文

猗與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縱橫武庫，炳蔚文囿，獨以詩鳴，天錫雄味。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嘹然一吟，衆作卑陋。凡今卿相

○晉書裴頠傳：「頠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周弼見而嘆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味音晝，（出又）鳥口也。○元謂元稹，字微之，唐河南人，善爲詩，以平易勝。

○白謂白居易，字樂天，唐太原人，所爲詩，深厚麗密而平易近人，老嫗都解。○郊謂孟郊，字東野，唐武康人，詩託興深微，結體古奧，唐人自韓愈以下，莫不推之。○島謂賈島，字浪仙，唐范陽人，初

爲浮屠，後去而舉進士，官長江主簿，時稱賈長江。

伊昔朋舊，平視青雲，可到霄驟。孰云坎壈，^①白髮垂脰，^②才高絕俗，性疏來詬。謫居窮山，遂侶猩狢，^③夜衾不絮，朝甌絕餽。^④慨然懷歸，投棄纓綬，潛山^⑤之麗，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芬莫襲，^⑥凡世所欲，有避無就。謂當乘除，併畀之壽，云何不淑，命也誰咎？頃在錢塘，惠然我覲，相從半歲，日飲醇酎。^⑦朝游南屏，^⑧暮宿靈鷲，^⑨雪窗飢坐，清闕閒奏。沙河^⑩夜歸，霜月如晝，綸巾^⑪鶴氅，^⑫驚笑

①坎壈不得志也。楚辭九辯：「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②脰，音豆，（力又）項也。
③狢，音柚，（一又）猩狢獸名，猿猴之類。
④餽，音溜，（力一又）飯半蒸為餽，熟為餽。
⑤潛山在今

安徽潛山縣西北。
⑥鯁，古「嗅」字。
⑦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
⑧南屏山名，今浙江杭

縣。
⑨靈鷲即今杭縣之飛來峯。
⑩沙河在杭縣城外。唐時錢塘壞，江水挾海潮為患，刺史崔彥

曾，乃開外沙中沙裏沙三河以決之，曰沙河塘。
⑪綸巾，青絲綬為巾也。世傳諸葛武侯軍中嘗服

之。
⑫氅，齒兩切，（彳尤）析羽為裘也。晉書：「王恭清操過人，美姿儀，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

窺之，歎曰：「真神仙中人也！」

吳婦會合之難，如次組繡，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媾。①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頎然二孫，則謂我舅。念子永歸，涕如懸霤！②歌此奠詩，一樽往侑。

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③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④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

①媾，昏媾也。

②懸霤，謂水從空中下注也。

③著，音尸，（尸）草名，花似菊，其莖取以爲占筮之

用。灼龜甲以下，故謂卜爲龜。

④莛，同「庇」。

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魍魎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旣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左傳：『昊天不弔，不懲遺一老。』

○匍，音蒲，（女×）匍，音僕，（亡×）匍匐，手行盡力也。詩：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忸，女育切，（尸一×）忸，音尼，（尸一）忸怩，慚色也。

穎濱文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

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①恣觀終南嵩華^②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③出則方叔召虎，^④而轍也禾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

^①秦都咸陽，漢都長安，並在今陝西。漢光武徙洛陽，稱東都，在今河南省。 ^②終南山名，在陝西長

安縣南。嵩山名，五岳之一，在河南登封縣北。華山名，西岳曰華山，在陝西華陰縣。 ^③周公旦，召公

奭，並相周成王。 ^④方叔召虎皆周宣王卿士，王命方叔征荆蠻，召虎平淮夷。

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武昌九曲亭記

九曲亭在鄂城縣西山南九曲嶺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櫨，○蕭

○齊安，今湖北黃岡縣，南朝齊置齊安郡於此。

○陂，音坡，（文）陁，音駝，（去）×（已）陂陁，邪也。

○西山，一名樊山，在鄂城縣西三里，下有寒谿。

○櫨，木名，與「櫟」同。

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㊀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

㊀絕流而濟曰亂^㊀

㊁睥，匹計切，（文一）睥，音詣，（尸一）睥睨^㊁邪視也。

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僊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黃州快哉亭記

北黃州岡治縣今湖

○褰，欺焉切，（ㄨㄥ ㄩㄢˊ）舉也；褰裳，揭衣也。詩鄭風：「褰裳涉溱。」
○擷，音絮，（ㄒㄩˋ ㄩㄥˋ）採取也。

江出西陵，^①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②北合漢沔，^③其勢益張；至於赤壁^④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⑤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⑥風雲開闔。晝則舟棹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⑦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罔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⑧之所睥睨，周瑜

①西陵^{△△}，峽名，在湖北宜昌縣西北，又名夷陵，三峽之一。 ②湘沅^{△△}，二水名，並在湖南省，其下流入洞庭湖，合於長江。

③沔[△]，音免，（ㄇㄟˋ）漢水一名沔水，源出陝西下流，至湖北夏口縣入江，曰漢口；亦曰沔口。

④赤壁^{△△}，見前赤壁賦注。 ⑤齊安^{△△}，見上篇。 ⑥洶涌^{△△}，水之聲勢也。 ⑦倏[△]，音叔，（尸ㄨ）

倏忽^{△△}，言其急速非意計所及也。 ⑧曹操^{△△}，字孟德，孫權^{△△}，字仲謀^{△△}。

陸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

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

[○]周瑜字公瑾，嘗敗曹操兵於赤壁。[△]陸遜字伯言，嘗破蜀漢兵於夷陵。

[○]楚襄王一節，見『宋玉

風賦』。蘭臺地名，在今湖北鍾祥縣東。

[○]會工外反（《×》）。

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也哉！

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

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

○山西謂崤山以西也。崤山在今河南洛寧縣北。

○山東亦謂崤山以東也。

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虎

○范雎，魏人，仕秦，封應侯。說秦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有有變，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善。○史記商君列傳：

「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卽并魏。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史記范雎列傳：「范雎謂秦昭王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剛壽，齊邑，在今山東寧陽縣東北。」

狼之強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

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踰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漢文帝論

文帝名恆，高祖中
子在位二十三年

⊖場音亦（一）疆場邊境也。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彊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凌駕中國，帝屈體遺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④世，十一二耳。吳王濞⑤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尙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⑥不能忍，用鼂

○老子：『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又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尉佗即趙佗也。佗，真定人，秦時爲南海龍川令。二世時，天下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佗行尉事，教以絕關自備，佗因據南粵自王。高帝十一年，遣陸賈往，立佗爲南粵王。高后時，佗嘗寇長沙邊，文帝初立，復使賈往，以書諭之，佗恐頓首稱臣。○繒，帛也，匈奴歲入邊殺掠人民，文帝使使遺匈奴書，又遺之枕、薰、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武帝封徹，景帝中子，初封膠東王，後爲皇太子嗣位，在位五十四年。○濞，披肆切，（文一）吳王濞見前論養士篇。○景帝名啓，文帝子。

錯^①之計，削諸諸侯地，漙因之號召七國，^②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③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漙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④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⑤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鼂錯者鮮矣。

①鼂，音潮，（彳彡）鼂錯，漢潁川人，景帝時，爲御史大夫。 ②七國，謂吳、楚、趙、膠西、膠東、菑川、濟南。

③景帝以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 ④荷，核我切，上聲，（厂己）。 ⑤亟，音棘，（屮

一）。

君術策第五道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為者，然及其為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

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為，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堤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

[㊦]咻，首休，(丁一又)孟子：『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註：咻，謹也。
[㊦]咆，蒲敖切，(父么)咆勃，怒貌。

不至於激怒^{全湧}①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蹙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

昔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

①全，步悶切，（文）全湧言聚而騰上也。

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

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踊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

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

[△]李膺字元禮，東漢襄城人。杜密字周甫，東漢陽城人。范滂字孟博，東漢征羌人。張儉字元節，東漢

濟寧人。李膺、杜密、范滂、靈帝時俱以鉤黨被誅。張儉亡命，流轉東萊，及黨禁解，還鄉里。[○]鯢音倪，

(一)

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爲變。苟其瀦，畜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悖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爲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三省謂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司馬丞相謂司馬光

嗚呼！元豐^①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自西，會哭於庭。搢紳咨嗟，復見老成。太任^②在位，成王^③在左。曰：予惇惇^④，誰郵予禍。白髮蒼顏，三世^⑤之臣，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予父歸與歸與。公

①瀦音豬，（出×）水所停也。

②元豐神宗年號。

③太任文王之母，以比太皇太后高氏。

④

成王[△]以比哲宗。

⑤惇音瓊，（△口△）詩小雅：『憂心惇惇，』傳：惇惇，憂意。

⑥光歷仕仁宗，英宗，

神宗，三世。

畏莫當，遘反洛師。○授之宛邱，○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斡旋，事勞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閒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甯。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④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

○洛師，謂洛陽。書：『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

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光欲入臨，避嫌不敢。時程顥在洛，勸光行，乃從之。衛

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

子活百姓。』光懼，亟還。自元豐末命句，至遘反洛師，卽謂此事也。○宛邱，縣名，陳州所治，今河南

淮陽縣。哲宗卽位，詔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書說命上：『王宅憂，亮陰三祀，旣免喪，

其惟弗言。』古者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光議罷保甲團，復置保馬，廢市易

法，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

見延和，^①裕民^②之言，之死霏它。將享合宮，^③百辟咸事，公病於家，臥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訃暮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④人識君意，龍袞蟬冠，^⑤遂以往禭。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既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

①延和殿名，哲宗元祐元年，詔免光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

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②書康誥：「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裕寬也。③張衡東京賦：

「黃帝合宮。」注：黃帝明堂，以草蓋之，名曰合宮。④光卒，太后哭之慟，與帝臨其喪，京師之民罷

市往弔，明堂禮成不賀。⑤龍袞，天子服章也。禮：「天子龍袞。」蟬冠，貂蟬冠也。⑥禭，音遂，（ム

又）贈死者之服也。⑦耰，音憂，（一又）覆種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五版

(81405)

學生國學叢書
三蘇文一冊

定價國幣貳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選註者

葉玉麟

主編者

王雲五
經農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國家圖書館



001681772



.51
4

籍